

新时代银龄行动: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

倪晨旭 郭诗怡 彭洋漾 王震

【摘要】文章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2016和2018年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对自身福祉水平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表明,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显著提升自身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险、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和生活幸福感,从而有效改善自身福祉水平。机制分析表明,老年人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角色认同、技能提升和社会互动,从而提升了福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群体从志愿服务参与中受益更大,性别和年龄差异则不显著。文章结论表明,广泛推动志愿服务参与能充分挖掘老年“银发资源”,推动实现积极老龄化。

【关键词】志愿服务参与;老年志愿者;老年健康;积极老龄化

【作者简介】倪晨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郭诗怡(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彭洋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中国人口科学》(京),2023.2.68~83

一、引言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约1.48亿,占老年人口的55.83%。低龄、健康老人的经济社会价值尚未充分发挥,“银发资源”即老年人的知识、经验、技能等还存在较大闲置。2003年以来,全国老龄委倡导并组织了“银龄行动”计划,由东部地区为主的全国大中城市离退休老年知识分子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向西部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援助活动,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促进当地发展。据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报道,2003~2013年,全国超过500万老年人参加了该项志愿服务,惠及3亿余人,创造了超80亿元的经济价值^①。在其带动下,全国各地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银龄行动”的形式不断创新,成效不断显现,影响不断扩大。从对点援助到基层社区自发组织管理,志愿服务形式也由智力型援助拓展到文化教育、治安维稳、环境保护、社区建设等一切以“老有

所为”为主题的活动。新时代的银龄行动,成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中存在消极的老年人角色认同文化和偏见,认为老年人年老体衰,属于弱势群体和重点受关怀的对象,不被视为正式的人力资源,使老年人成为志愿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然而,在新时代下,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身体健康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并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加重等问题也对长期经济增长构成了挑战。一些率先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国家意识到开发老年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鼓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以促进社会发展和自身福祉,学界也对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讨论(Freeman, 1997; Wilson等, 1997; Morrow-Howell, 2010)。实际上,老年群体通常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对所在地情况非常熟悉,时间充裕灵活,并且很多老年人在当地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这些都是他们参与志愿服务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利条件。在发达国家如德国、

英国、爱尔兰和美国,老年志愿者已成为志愿服务领域的主要贡献者(Erlinghagen, 2010; Eibich 等, 2022)。这些国家的志愿服务行为通常被定义为正规志愿参与,即志愿者服务于正规机构和组织,并按照特定项目主动和有计划地向服务对象提供帮助。相比之下,中国老年志愿服务发展相对较晚,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化体系,大多数志愿活动都属于非正规志愿参与。尽管中国老年志愿服务发展迅速,但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率特别是正规志愿服务参与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

也有观点认为,志愿服务活动并不适合大多数老年人,让老年人参与尤其是过多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反而是一种负担,会损害老年人健康等一系列福祉(Goode, 1960; Musick 等, 1999; Windsor 等, 2008)。相关争论和担忧与政策层面是否应积极推动更多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密切相关。然而,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主要关注的是正规志愿参与,而中国更多的是非正规志愿参与,在志愿服务参与模式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来自发达国家的模糊经验证据并不能直接推广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基于中国现实探讨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以此来厘清中国是否应推动老年人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这一政策争论。目前,国内文献对该问题的相关讨论还很不充分,主要局限于地区调研案例或基于截面数据的相关性分析,难以提供严谨的因果证据。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14、2016 和 2018 年三期数据,呈现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同时进行老年志愿服务参与对自身福祉影响的因果分析。本文尤其注重讨论老年人如何从志愿服务参与中受益,相关证据有助于从政策实践上进行针对性指导与干预。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文献综述

21 世纪初以来,国外学者对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基于美国或欧洲跨国比较分析,从不同角度探讨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效果及其可能机制。首先,有研究考察了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死亡率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多数研究发现志愿服务可以有效提高老年人身体机能与

健康水平、降低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感(Morrow-Howell 等, 2003; Tang 等, 2010; Erlinghagen, 2010; Connolly 等, 2015)。其次,部分文献引入角色理论、活动理论等解释志愿服务参与如何影响老年人,并考虑了志愿者的异质性。例如: Morrow-Howell 等(2003)从角色理论出发检验了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自评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积极影响不存在种族和性别差异; Connolly 等(2015)以角色认同和社会融合理论为支撑,发现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是高龄老年人、教育水平较低、丧偶或完全退休者可能会得到更多改善。

在志愿服务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机制上,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志愿服务参与通过增加老年人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多样性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孤独感、增加自控感,并减少抑郁风险(Morrow-Howell 等, 2003)。另一方面,志愿服务为老年人提供了大量培训和学习机会,在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中老年参与者能够提升技能和知识、增强自我效能感并延缓认知衰退(Greefield 等, 2004; Morrow-Howell 等, 2013),从而有助于塑造自尊心、提高生活满意度(Pilkington 等, 2012)。但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例如, Eibich 等(2022)利用准实验方法分析了美国祖父母赡养计划^②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发现该计划不仅未能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反而可能损害其身体机能和主观健康感。角色压力理论为此提供了解释框架,认为承担过多或过重的角色会给人造成负担和压力,从而导致负面后果(Goode, 1960)。基于该理论,也有学者指出,让老年人参与(尤其是过度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反而是一种负担,会降低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水平。Musick 等(1999)发现过度的志愿服务参与可能增加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Van Willigen(2000)发现志愿参与时间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当老年人每年参与超过 100 小时后,志愿服务带来的积极作用会减弱甚至消失。Windsor 等(2008)描述了志愿服务参与和低龄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倒 U 形关系。总体上看,已有文献关于志愿服务参与负面影响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过度参与对老年人可能是一种负担,并未否认其正面影响。

国内已有研究广泛分析了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现状、特点、影响因素等,认为老年志愿服务是

当前老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积极老龄化未来规划管理的关键(段世江,2020)。影响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社区环境(谢立黎,2017)。杜鹏等(2015)基于北京朝外街道调研数据发现,影响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制约因素包括家庭约束、身体健康约束、时间约束、组织和条件约束4个方面。目前国内志愿服务参与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等方面影响的经验检验较少(苗青、张玉,2017;高翔、温兴祥,2019;张文超等,2021),多数只是分析了志愿服务参与对城市老年人的影响。很少有研究探讨与老年人自身特征相关的异质性,或检验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这与如何更有效地推动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并从中受益密切相关。

(二)理论机制

本文基于角色理论、活跃理论、持续理论和社会融合理论,尝试建构了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潜在影响机制。

首先,角色理论认为,老年人自我角色功能认知可能因社会角色改变、生理健康衰退而下降,出现心态老化。参加志愿活动可以强化老年人社会角色,以志愿服务替代因衰老而缺失的社会角色增加幸福感(Marks,1977)。同时,老年人较少面临多角色冲突的压力,因此更容易从参加志愿活动中获益(Goode,1960)。在角色理论看来,志愿服务在老年生活中的地位比劳动参与更为重要。

其次,活跃理论和持续理论均强调社会活动是老年人认识自我、接触和学习社会新事物、建立更多社会联结的主要途径。根据活跃理论,在参与志愿服务时,老年人可以主动或被动接触和学习新技能,激励其参与社会活动,并贡献自己的知识、技能与经验。持续理论则强调,个人面对衰老时在身体、心理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倾向于维持过去的生活状态,并寻找替代生活形态与角色以实现良好适应(Neugarten,1968)。多样化且稳定的群体关系和确定的角色是良好适应表现之一。因此,在这两种理论看来,志愿服务活动参与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个过渡平台,帮助他们获得稳定的群体关系和确定的角色,并激发更多的社会参与。

社会融合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会通过提供社会支持、提高社会影响力、激励社会参与和增强依恋感

影响个体行为(Berkman等,2000)。这一理论与持续理论有相似之处,均认为参与志愿活动能够形成新的社会纽带,帮助老年人适应老化的过程。在志愿服务中结识新朋友,不仅可以增加老年人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多样性,有助于得到更多社会支持,降低压力水平和抑郁感(House等,1988),而且可以实现学习模仿和经验交流,再现促进健康的社会规范效应(Zhang等,2019)。此外,参与志愿服务还可以满足老年人对于亲朋好友的依恋感,在扩大社交往来的同时获得稳定的情感寄托,从而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与生活满意度。

结合理论机制和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志愿服务参与主要通过个体获得与社会互动两种渠道影响老年福祉,下页图1展示了具体的机制分析过程。首先,志愿服务为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角色。其次,志愿服务提供了培训和学习机会,提升了老年人技能水平。最后,志愿服务扩大了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和社交往来。社会环境变化使老年人在参与志愿服务时获得积极的身心反馈,实现自我效用并得到社会认可与支持,从而改善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险,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并增强生活幸福感,最终从整体上提升老年人的福祉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2016和2018年的三期面板数据。CLAS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开展的一项全国性老年社会调查项目,以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最终调查样本包括30个省份400多个村级单位的1.1万余名老年人,具有较高的全国代表性。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基于面板数据的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志愿服务参与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基准模型构建如下:

$$\text{welfare}_{it} = \alpha + \beta \text{volun}_{it} + \gamma Z_{i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其中,被解释变量 welfare_{it} 表示老年个体 i 在 t 时的福祉水平,包括健康、抑郁、社会适应、生活满意度等信息;核心解释变量 volun_{it} 为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的二分变量,若个体 i 在 t 时参与了至少一项志愿服务活动则赋值为1,否则为0,其系数 β 为待估计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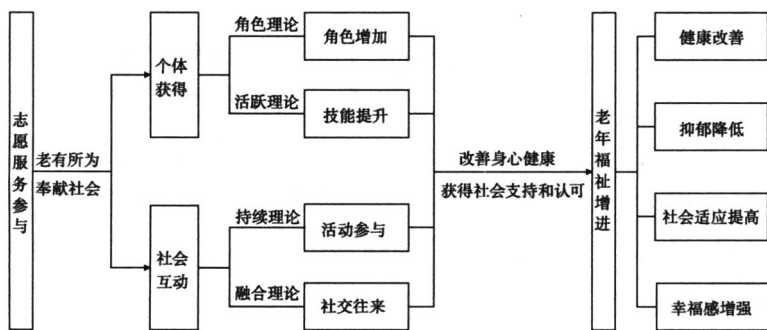


图1 机制分析

表示志愿服务参与对于老年人福祉的影响; Z_{it} 为个体、家庭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v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选取

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福祉指数。根据CLASS问卷,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自评健康、抑郁、社会适应与生活满意度4个指标构建老年人福祉指数^③,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指数越大,代表老年人福祉水平越高。主成分分析法能有效降维并避免赋予单一变量过高权重,使老年福祉指数更具有综合性。其中,自评健康为老年人对自己当前健康状况打分(1~5分,分值越高越健康),抑郁基于CES-D量表相关的9项问题得到(各单项1~3分,合计9~27分,分值越高抑郁风险越大),社会适应由8项老年人主观社会适应问题得分计算(各单项1~5分,合计8~40分,分值越高老年人主观社会适应态度越积极),生活满意度为老年人自评打分(1~5分,分值越高满意度越高)。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老年人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的二分变量。CLASS问卷调查了老年人过去一年是否参与过社区治安巡逻、照顾其他老人或小孩等7项志愿服务活动,参与过其中至少一项记为1,否则为0。此外,本文还使用志愿服务参与频率作为替代测量,以进行稳健性检验。

参考倪晨旭和王震(2022)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可能同时影响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和福祉水平的相关因素,包括老年人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居住地类型(居住在城市=1,农村=0)、受教育年限(不识字、私塾、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依次赋值为0、3、6、9、12、15、16)、婚姻状态(已婚有配偶=1,其他=0)、是否为汉族(是=1)、是否有宗教信仰(是=1)、

是否有养老金(是=1)、是否有房产(是=1)、子女是否提供经济支持(是=1)、个人总收入(初始收入+1取对数)、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s得分(老年人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指标是否需要人帮助,若回答“完全做不了”或“需要一些帮助”,判定为该项失能,赋值为1,“不需要别人帮助”赋值为0,ADLs得分为0~6分,分值越高表示失能越严重)、是否与子女同住(是=1)、是否需要照顾孙子女(是=1)。考虑到高龄老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较低,为减少估计偏误,本文剔除了85岁以上高龄老人样本,在剔除相关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有效样本量为2044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0442)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福祉指数	0	1	-4.427	3.142
自评健康	3.527	0.846	1	5
抑郁	13.790	2.980	9	27
社会适应	25.360	4.721	8	40
生活满意度	3.964	0.979	1	5
志愿服务参与	0.253	0.436	0	1
男性	0.504	0.421	0	1
年龄	69.12	7.136	60	85
居住在城市	0.584	0.492	0	1
受教育年限	5.942	3.868	0	16
有配偶	0.731	0.462	0	1
汉族	0.961	0.231	0	1
有宗教信仰	0.066	0.271	0	1
有养老金	0.723	0.475	0	1
有房产	0.872	0.352	0	1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0.817	0.346	0	1
个人总收入对数	7.321	4.179	0	11.47
ADLs	0.234	0.941	0	6
与子女同住	0.365	0.486	0	1
照料孙子女	0.221	0.408	0	1

(四)特征事实

基于上述数据,表2展示了各年份不同特征和参与类型的老年志愿服务参与率的对比情况。从总体上看,样本中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呈上升的趋势,从2014年的17.8%增加到2018年的32.8%,考察期间平均为25.3%。这反映了老年人对社会贡献和个人成就感的需求日益增强,以及社会对老年人力资源和潜力的重视和利用。

分群体来看,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因年龄、城乡、学历而存在差异,但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具体地,低龄老年人(60~69岁)参与志愿服务比例最高,考察期间平均为28%,中、高龄老年人参与比例明显下降;城市老年人参与比例始终高于农村老年人,这可能与城市老年人能接触到更多和更丰富的志愿服务机会有关;受教育水平越高,志愿服务参与率越高,这可能与高学历者拥有更多专业技能和知识,以及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关,同时也对应了“银龄行动”早期参与对象主要为高知老年人群体。

从动态变化来看,不同老年群体都在稳定增长,特别是农村和低学历等过去相对较少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增长率十分明显。

从参与类型来看,陪同聊天是参与比例最高的志愿服务类型(19.3%),其次是社区治安巡逻(17.0%)、环境卫生保护(16.9%)和照顾其他老年或小孩(16.8%),这些活动相对简单易行、无需太多专业技能并且能直接看到效果和反馈,参与率增长更快。而需要专业技术的服务类型则参与最少(14.8%),其次是关心教育下一代(16.0%),这类活动相对比较复杂、需要老年人具备一定水平或资质,因而其随时间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中国老年志愿服务参与呈现出“高参与意愿,低实际参与率”的特征。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72.9%的老年人有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的意愿^④。而2014–2018年中国平均老年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25.3%。下页图2基于数据分析了影响老年人参与或退出志愿服务的因素。从图2

表2	中国老年志愿服务参与率的动态变化				单位:%
组别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平均参与率	
全样本	17.8	21.2	32.8	25.3	
年龄					
60~69岁	19.4	24.7	35.1	28.0	
70~79岁	15.8	17.3	30.2	22.3	
80~85岁	14.6	16.0	27.5	20.5	
城乡					
城市	19.8	23.3	35.8	27.8	
农村	14.9	18.2	28.4	21.8	
性别					
男性	17.9	21.0	32.5	25.2	
女性	17.8	21.3	33.0	25.5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15.1	18.0	28.9	21.9	
初中	18.5	23.9	39.5	29.3	
高中及以上	35.6	37.7	43.1	39.5	
参与类型					
社区治安巡逻	14.6	14.7	20.4	17.0	
照顾其他老年或小孩	12.4	15.6	19.9	16.8	
环境卫生保护	12.2	14.2	21.7	16.9	
调解邻里纠纷	13.2	14.2	20.1	16.4	
陪同聊天	13.2	16.7	24.6	19.3	
需要专业技术的服务活动	12.1	14.5	16.2	14.8	
关心教育下一代	11.7	15.4	18.6	16.0	

注:2014、2016和2018年样本量分别为3 680人,8 381人和8 381人,合计20 442人。平均参与率为各年份样本数的加权平均参与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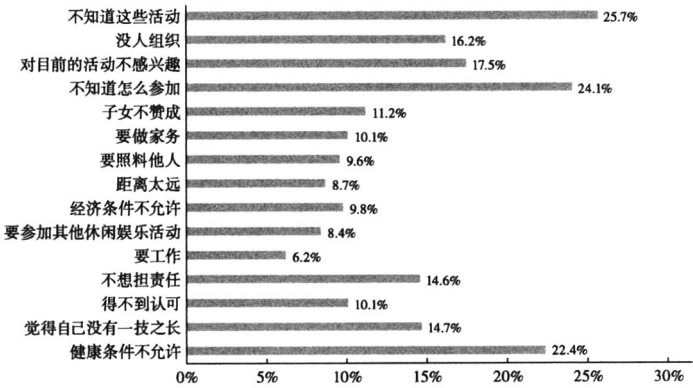


图2 老年人未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n=20442)

可以看出,外部环境是影响老年人实际参与率的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志愿活动信息、渠道、组织等方面的缺失;在个人因素方面,最突出的障碍是健康问题和技能缺乏,其次是对目前的活动不感兴趣和得不到认可;此外,家庭因素也可能制约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如子女反对、照顾责任、家务负担等。这些因素共同反映出当前中国老年志愿服务在活动组织和宣传、权益保障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四、经验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总福祉指数还是各分项指标,核心解释变量志愿服务参与始终在1%水平上显著。以模型1为例,相比于未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

使老年人的福祉指数提高了0.142个标准差。模型2至模型5结果表明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显著改善了其健康状况、降低了抑郁倾向、提高了社会适应水平、增强了生活幸福感。总体上,基准回归结果初步印证了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其福祉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工具变量回归

上述基准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有偏。内生性问题主要源于3个方面:一是反向因果,即自身福祉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可能更倾向于参与志愿服务;二是遗漏变量,尽管本文加入了相关特征变量,但仍可能存在未观测的遗漏因素同时影响老年人的志愿服务参与和自身福祉;三是测量误差,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健康等维度的自评得分,可能存在主观性偏差。为了缓解单一变量测量

	基准回归结果(n=20442)				
	模型1 福祉指数	模型2 自评健康	模型3 抑郁	模型4 社会适应	模型5 生活满意度
志愿服务参与	0.142***(0.038)	0.048***(0.016)	-0.203***(0.061)	0.296***(0.101)	0.076***(0.025)
年龄	-0.009***(0.002)	-0.012***(0.001)	0.028***(0.005)	-0.010(0.006)	0.001(0.001)
居住在城市	0.092***(0.027)	0.088***(0.022)	-0.219***(0.078)	-0.059(0.091)	0.073***(0.022)
有配偶	0.161***(0.030)	0.092***(0.024)	-0.636***(0.086)	0.039(0.101)	0.061**(0.024)
有宗教信仰	-0.054(0.052)	0.110**(0.045)	0.271*(0.156)	-0.612***(0.166)	0.116***(0.042)
有养老金	0.039(0.028)	-0.060***(0.023)	0.066(0.081)	0.089(0.097)	-0.003(0.023)
有房产	0.229***(0.076)	0.327***(0.059)	-0.440***(0.217)	-0.640***(0.262)	0.121***(0.060)
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0.007*(0.004)	0.001(0.003)	-0.080****(0.012)	-0.045****(0.014)	-0.006*(0.003)
个人总收入	0.123****(0.061)	0.046(0.042)	-0.244*(0.145)	0.207(0.139)	0.127****(0.039)
ADLs	-0.130****(0.013)	-0.139****(0.009)	0.326****(0.034)	-0.008(0.043)	0.034(0.029)
与子女同住	-0.031(0.026)	-0.072****(0.021)	-0.211****(0.077)	-0.101(0.089)	-0.008(0.021)
照料孙子女	-0.047(0.040)	-0.080***(0.032)	-0.286***(0.119)	-0.077(0.139)	-0.041(0.032)

注: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已控制;括号里数字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误差较大的问题,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多个维度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生成总福祉水平,也展示了针对各子项指标的回归结果。

为了减少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如图2所示,CLASS问卷特别询问了老年人不参加或者不再参加志愿活动的原因,并提供选项“不知道有这些活动”。本文仿照Cai(2022)的做法,使用不知道有志愿服务可以参与这一回答作为老年人是否参与志愿服务的工具变量。这一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一方面,是否知道有相关志愿服务活动与老年人是否参与志愿服务高度相关;另一方面,志愿活动信息的阻隔除了通过影响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本身外,不太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影响老年人的福祉水平。

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工具变量估计的第一阶段F值均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由模型6可见,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相比于未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使老年人的福祉指数显著提高了0.548个标准差;模型7至模型10表明,自评健康、抑郁、社会适应和生活满意度等子指标估计结果也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使研究结果更严谨可靠,本文还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为了缓解与被访者个体特征相关的自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固定效应(FE)相结合的经典方法,以是否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作为二分因变量,协变量为自

变量进行Logit模型估计,并对共同取值区间个体进行逐年匹配,在剔除匹配不成功的样本后重新进行固定效应估计。其次,本文更换了工具变量(IV),使用城市层面老年志愿服务参与率作为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第三,考虑到老年志愿服务参与决策可能存在模仿和示范效应,以致个体之间相互影响,为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空间相关问题,重新使用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第四,本文更换了固定效应层级,进一步检验更换固定效应到城市层面对结果的敏感性。第五,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志愿服务参与频率。在2018年CIASS调查中,老年人具体回答了7项志愿活动的参与频率情况(从0~4,分值越高表示参与越频繁),本文选取参与频率最高的一项作为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频率的特征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分别呈现在表5模型11至模型15中。从表5可以看出,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有助于提高自身福祉水平的结论稳健。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前文结果印证了志愿服务参与能够有效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福祉,但这种提升作用是如何实现的?哪些老年人更适合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政策实践上的针对性指导与干预具有重要意义。下文将从角色增加、技能提升和社会互动3个潜在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和讨论。

1.角色增加

角色理论认为,老年人因退休、丧偶、分家等原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n=20442)				
	模型6 福祉指数	模型7 自评健康	模型8 抑郁	模型9 社会适应	模型10 生活满意度
志愿服务参与	0.548*** (0.139)	0.204*** (0.049)	-0.687*** (0.176)	1.166*** (0.267)	0.250*** (0.072)
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	506.375	506.375	506.375	506.375	506.375

注:控制变量、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已控制,下同。

表5	稳健性检验				
	模型11 PSM+FE	模型12 更换IV	模型13 聚类城市	模型14 固定城市	模型15 参与频率
志愿服务参与	0.168*** (0.033)	0.485*** (0.172)	0.142** (0.067)	0.186** (0.027)	
志愿服务参与频率					0.085*** (0.009)
样本量	16735	20442	20442	20442	8608

注:由于之前年份缺乏相关信息,模型15使用的是2018年数据。

因导致身份缺失,参与志愿服务能弥补这一缺失。通过参与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老年人获得新的社会角色,不仅能够丰富自己的生活,消除内心空虚,摆脱孤独感和失落感,而且还能够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过程中,重新定位自我价值、重拾自信与自尊、找回生命的意义。本文使用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种类数作为社会角色获得的代理测量,重新拟合模型。表6报告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随着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种数的增加,老年人各项福祉水平均显著提高,角色增加这一机制得到验证。

2. 技能提升

根据活跃理论,老年人在参与志愿服务时会主动或被动地接触和学习一些新技能。本文将互联网使用等数字化技能作为技能水平的代理变量,并从技能掌握和技能运用两个层面进行衡量。具体地,本文选取了以下二分变量作为技能掌握的指标:是否使用智能手机、是否上网、是否通过自学学习上网、是否通过向朋友邻里学习上网、是否从社区组织相关活动中学会上网(是=1)。技能运用水平使用手机和电脑使用熟练程度(满分=5)测量。

表7展示了回归结果。模型21和模型22表明,志愿服务参与显著增加了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及互联网功能的接触和使用。模型23和模型24印证了志愿服务参与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化技能。模型25至模型27则反映了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有助于提升多种渠道的上网学习机会。其可能的原因是,老年人在志愿活动参与过程中与朋友、邻居以及其他年轻志愿者广泛互动、有更多的机会

和动力浸入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场景,从中学习技能。最明显地,模型27结果显示参与志愿服务使老年人从社区活动中学会上网的概率提高了78.9%(0.015/0.019)。可见,更广泛地推动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增进了老年人健康等方面福祉,还有助于鼓励老年人适应时代变化、主动学习新技能、跨越数字鸿沟。

3. 社会互动

根据持续理论和社会融合理论,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能够形成新的社会纽带(House等,1988),提高社会适应性。在志愿服务中结识新朋友可以扩大老年人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多样性,有助于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同时,多样化的网络能够再现促进健康的社会规范效应,实现学习模仿和经验交流(Zhang等,2019)。社会活动参与和社交往来是老年人进行社会互动的两种最主要形式:在志愿服务中结交新友、建立新纽带不仅推动了老年人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还使老年人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支持和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与家人、好友保持更为频繁的联系。具体地,本文选取以下指标衡量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情况:上老年大学或参加培训课程、唱歌/弹奏乐器、打麻将/下棋/打牌等和参加广场舞等(单项满分=4);使用一个月至少与几个家人/亲戚、朋友见面或联系(单项满分=5)衡量老年人社交往来情况。

表8展示了回归结果。模型28至模型31表明,相比未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志愿活动参与正向激励了老年人再学习、陶冶艺术情操及参与休闲娱乐等活动;模型32和模型33显示参与志愿服务能够

表6		角色增加效应检验(n=20442)			
	模型16 福祉指数	模型17 自评健康	模型18 抑郁	模型19 社会适应	模型20 生活满意度
参与种数	0.034***(0.009)	0.018***(0.005)	-0.037***(0.011)	0.052***(0.014)	0.010**(0.003)

表7		技能提升效应检验					
	模型21 使用智能手机	模型22 上网	模型23 手机使用熟练程度	模型24 电脑使用熟练程度	模型25 自学上网	模型26 向朋友邻居学上网	模型27 从社区活动学上网
志愿服务参与	0.026***(0.004)	0.039***(0.011)	0.148***(0.021)	0.085***(0.027)	0.058**(0.021)	0.161**(0.066)	0.015**(0.006)
样本量	10376	10376	1953	1953	1953	1953	1953
因变量均值	0.251	0.197	3.591	2.196	0.686	0.457	0.019

注:由于2014年缺乏老年人上网相关信息、2016年缺乏老年人上网熟练度及学会上网途径的相关信息,为方便横向比较,该表统一使用2018年数据。

表 8 社会互动效应检验

	模型 28 上老年大学	模型 29 唱歌、弹奏乐器	模型 30 打麻将、下棋	模型 31 广场舞	模型 32 与家人联系	模型 33 与朋友联系
志愿服务参与	0.049*** (0.017)	0.241*** (0.053)	0.371*** (0.078)	0.359*** (0.031)	0.122*** (0.042)	0.161*** (0.063)
样本量	8608	8608	8608	8608	20442	20442
因变量均值	0.067	0.355	0.813	0.312	2.819	2.480

注：由于之前年份缺乏相关信息，模型 28 至模型 31 使用的是 2018 年数据。

增加老年人与亲友见面或联系的频率。这表明，志愿服务参与促进了老年人在晚年生活中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交，增强了他们的社会融入与情感支撑网络，这些均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福祉水平。

(二)异质性分析

为全面理解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特征及人群差异，本文进一步基于老年人自身特征探讨可能的异质性效应。选取老年人性别、年龄、居住地类型、受教育程度、是否与子女同住 5 个变量，采用严格的交互项形式进行异质性检验，相关结果报告如表 9 所示。

首先，参与志愿服务对于老年群体的福祉提升效果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与 Morrow 等(2003)的研究结论一致。其次，参与志愿活动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老年人福祉影响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再次，参与志愿服务对农村老年人福祉提高效果比城市居民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较城市老年人而言，农村老年人缺乏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多样化休闲娱乐文化资源支持，通过志愿服务类社会活动可以给予他们更好的身心调节(盛亦男、刘远卓，2022)。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更能从志愿服务参与中受益。这可能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能使其感受到更强的社会联系和自我价值(Tang 等，2010)。最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对个人福祉的提高效应比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则

较容易产生孤独感，通过志愿服务参与可以增加老年人的社会互动，获得更大的边际福祉效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14、2016 和 2018 年三期数据，探讨了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特征及其动态变化，同时实证检验了老年志愿服务参与对自身的福祉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能够有效改善自身健康状况、降低抑郁风险、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并增强生活幸福感，从而总体上显著地提高福祉水平。这一结论为政策层面鼓励更广泛的老年志愿服务参与提供了有力依据，也为国际相关文献补充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证据。此外，本文从角色理论、活跃理论、持续理论和社会融合理论等角度梳理了老年志愿活动参与对自身福祉水平的潜在影响渠道，发现老年人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角色获得感增加、技能提升并产生了更多社会互动，身心健康的改善和自我实现与社会认可让老年人从中受益。这一结论丰富了志愿服务参与对参与者福利影响机制的讨论，有助于理解社会互动在老年生活中的作用。最后，本文发现，志愿服务参与对于居住在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福祉水平提升效果更好。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如何促进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发挥政府的社会倡导作用。从描述证据显示的高参与意愿和低实际参与的矛盾来看，目前中

表 9 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个人福祉影响的异质性分析(n=20442)

	模型 34	模型 35	模型 36	模型 37	模型 38
志愿服务参与	0.216*** (0.035)	0.301(0.280)	0.355*** (0.076)	0.257*** (0.059)	0.375*** (0.128)
志愿服务参与×男性	0.008(0.009)				
志愿服务参与×年龄		0.007(0.025)			
志愿服务参与×居住在城市			-0.101*** (0.034)		
志愿服务参与×受教育水平				-0.017** (0.009)	
志愿服务参与×与子女同住					-0.157*** (0.027)

国老年人对志愿服务的认识还不够深入,正规的老年志愿组织也不够普及,部分老年人还担心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会增加负担。要促进老年人有效志愿服务参与,首先要树立科学的老龄意识,形成有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社会氛围。政府一方面要将强调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意义融入各项老龄政策中并制定具体措施,另一方面要广泛宣传老年志愿者的正面形象并科学展示志愿服务参与的好处,让老年人及其子女等认识到志愿服务参与不仅能提升自身福祉,也能发挥社会价值。总之,政府要整合利用各类资源,在政策上倡导,在舆论上支持、在组织机构上依托、在社会上推广、在文化上引领,提升社会对老年志愿服务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二是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从国际比较看,体系不完善和经费不足是阻碍中国老年志愿者活动规模化和持续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方面,要推动构建和完善老年志愿服务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通过构建完善的配套保护措施机制,让老年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感受到安全保障和社会关怀,使老年志愿者更安心、更热情地参与志愿服务。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做法,加大对老年志愿者活动的资金支持。在财政上,将志愿服务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合理划拨老龄工作专项经费,保障各级老年协会和志愿组织社团的基本运行。同时可以通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设立专项志愿服务基金等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培育和支持基层老年志愿服务组织项目。

三是以社区为主,畅通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渠道和机会。社区是中国老年人最重要的社会互动场所,也是开展老年志愿者活动的主要平台。立足社区,打造“家门口”的老年人社会参与平台,是推进中国老年志愿服务参与的现实可行之策。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社区基层组织应该组织动员本社区的老年人自发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并鼓励老年人发起和开展自己感兴趣的志愿服务项目。另一方面,要构建完善的老年志愿者活动参与平台并加强对其引导、扶持和整合,提升老年志愿服务开展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创新服务项目,形成多样化的参与方式。这样既能满足不同兴趣、爱好和经验的老年人的参与需求,又能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多元化服务需求,从而实现服务供需之间“无缝对接”,保障

老年志愿者活动长效发展。

注释:

①中央政府门户网:《“银龄行动”开展十年吸引约500万老年志愿者参与》, http://www.gov.cn/jrzq/2013-12/19/content_2551041.htm。

②美国的祖父母赡养计划(Foster Grandparent Program, FGP)是一个为5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与社区儿童互动的志愿活动项目,FGP的志愿者可以作为特殊需要儿童和青少年的导师、辅导员和照顾者。

③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需要将抑郁转化成与健康等变量方向相同的正向指标,这里及表1呈现其原始水平是为了直观描述。

④<http://www.crca.cn/index.php/19-life/27-2015.html>。

参考文献:

- [1]段世江(2020):《老年人志愿活动参与: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实现途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杜鹏等(2015):《如何扩大老年志愿服务?——基于北京朝外街道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第1期。
- [3]杜鹏、谢立黎(2013):《以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芬兰老龄政策的经验及启示》,《人口学刊》,第6期。
- [4]高翔、温兴祥(2019):《城市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对其健康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4期。
- [5]苗青、张玉(2017):《老有所为与老有所乐:公益参与的社会补偿效应》,《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6]倪晨旭、王震(2022):《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隔离的影响》,《人口学刊》,第3期。
- [7]盛亦男、刘远卓(2022):《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8]谢立黎(2017):《中国城市老年人社区志愿服务参与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发展》,第1期。
- [9]张文超等(2021):《志愿服务、年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南方经济》,第3期。
- [10]Berkman L. F., Glass T., Brissette L., et al.(2000), From Social Integration to Health: Durkheim in the New Millennium.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51(6): 843-857.
- [11]Connolly S., O'shea E.(2015),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f Participating in Voluntary Activities among Older People: Do They Differ by Volunteer Characteristics? *Activities, Adaptation & Aging*. 39(2): 95-108.
- [12]Eibich P., Lorenti A., Mosca I.(2022), Does Retirement Affect Voluntary Work Provision? Evidence from Europe and the US. *Labour Economics*. 76: 102185.
- [13]Eibich P., Zai X.(2022), Are the Grandparents Alright?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Provision. *The Health Consequences of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Provision*.

[14]Erlinghagen M.(2010): Volunteering after Retirement: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European Societies*. 12(5): 603-625.

[15]Freeman R. B.(1997), Working for Nothing: The Supply of Volunteer Lab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5(1, Part 2): S140-S166.

[16]Goode W. J.(1960), A Theory of Role Stra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4): 483-496.

[17]House J. S., Landis K. R., Umberson D.(1988),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 *Science*. 241(4865): 540-545.

[18]Marks S. R.(1977), Multiple Roles and Role Strain: Some Notes on Human Energy, Time and Comm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6): 921-936.

[19]Morrow-Howell N., Hinterlong J., Rozario P. A., et al. (2003), Effects of Volunteering on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58(3): S137-S145.

[20]Morrow-Howell N., Mui A. C.(2013), Productive Engagement of Older Adult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Introduction. *Ageing International*. 38(1): 1-3.

[21]Morrow-Howell N.(2010), Volunteering in Later Life: Research Frontier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5B(4): 461-469.

[22]Musick M. A., Herzog A. R., House J. S.(1999), Volun-

teering and Mortality Among Older Adults: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ampl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B(3): S173-S180.

[23]Neugarten(1968), Middle Age and Ag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4]Pilkington P. D., Windsor T. D., Crisp D.A.(2012), Volunteer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Midlife and Older Adults: The Role of Supportive Social Networks.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7(2): 249-260.

[25]Tang F., Choi E.(2010), Morrow-Howell 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Volunteering Benefits for Older Adults. *The Gerontologist*. 50(5): 603-612.

[26]Van Willigen M.(2000), Differential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across the Life Cours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55(5): S308-S318.

[27]Wilson J., Musick M.(1997), Who Cares?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Volunteer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5): 694.

[28]Windsor T. D., Anstey K. J., Rodgers B.(2008), Volunteer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Young-Old Adults: How Much Is Too Much?. *The Gerontologist*. 48(1): 59-70.

[29]Zhang J., Centola D.(2019), Social Networks and Health: New Developments in Diffusion, Online and Offlin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1): 91-109.

Silver Age A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mpact of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on the Elderly's Well-being

Ni Chenxu Guo Shiyi Peng Yangyang Wang Zhen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data in 2014, 2016, and 2018,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its and dynamics of the elderly'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s in China, and explores its impacts on the elderly's well-be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lderly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activit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health, reduc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enhance social adaptability, and increase life satisfaction, thereby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ir well-being.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lderly people increase their role identification, skil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volunteer services, and four channels are identified in the mechanisms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role theory, activity theory, continuity theor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or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older people living in rural areas, with lower education, or not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benefit more from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while gender and age do not make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conclusive remark is made on facilitating broader participation in volunteer services, so as to fully tap into the elderly's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skills, or the so-called "silver-haired resources", and to promote active aging.

Key words: volunteer service participation; elderly volunteers; elderly health; active ageing